

岭  
南  
遗  
书





疑耀卷三

嶺南遺書

博羅 張 萱 孟奇撰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卽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猝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

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

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尙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尙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尙方而不尙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

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邱明非姓左

左邱明古今相傳邱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邱墓者一村皆姓邱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邱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邱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柏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



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  
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  
箕箕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  
催粧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  
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  
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  
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鷓  
鷓若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  
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若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  
非鷓鷓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  
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  
妻竟禱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  
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  
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若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  
語非鷓鷓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  
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  
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  
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  
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爲天下法  
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  
又作李干墓誌歷敘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誠而晚年復  
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  
知誠人而不知自誠也然樂天旣知諂昌黎亦好言服食



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卽飛其序云  
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  
惑卽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爲余言今武進縣尙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  
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  
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  
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疴宋趙忠惠帥維  
揚日其僚友趙參議者有婢甚慧黠參議欲私之堅拒不  
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

後奸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厯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父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父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

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  
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後山有詩  
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  
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  
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  
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  
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  
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



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賤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 衡衡

今京師呼巷爲衡衡蓋俚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囂鳥可以止衡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衡獨衡字尙未經見

###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  
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誠理到語  
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  
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  
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尙何事  
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  
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闥  
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  
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

今日莫入對青鎖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  
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  
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  
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  
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  
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  
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



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  
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  
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  
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  
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  
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  
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  
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  
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

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諡

文正之諡美諡也宋時得此諡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諡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諡文節竦諡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諡法通紀亦曰諡文

正者非也二公原諡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  
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諡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  
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  
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  
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  
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  
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有曰狸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簞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簞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

吳光卷三  
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  
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  
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  
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  
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  
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  
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  
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  
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卽相府幾務冗襍而吟詠不絕口及疾  
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  
知老夫病中尙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  
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  
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棄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  
府者漢之饒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  
而傳世永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  
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



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攜其子捨己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己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畧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

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于世教也尙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尙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

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  
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  
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  
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  
酒己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溫公以爲舊條  
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  
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己爲刻薄法官  
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  
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  
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爲令嗚呼  
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

今苞苴公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于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

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  
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  
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  
桂多失彼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 蘇子由制策差舛

嘉祐中溫公差赴宗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  
科試卷內有圓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  
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圓  
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



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  
卷爲不入等温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  
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  
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棄也  
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  
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  
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文宋  
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圓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温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温  
妻子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

跡宛然劉放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  
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蛻蟬何年獨鶴歸悲  
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  
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  
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  
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  
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尙有載者

### 黃六

今京師句闌中諱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

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厯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有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尙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救中原之難其功同也故允嗣之盛亦相同乎

###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

非彼之草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  
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草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  
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  
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闕氏讀  
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  
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棄于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  
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  
闥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草染者不知何種  
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草  
可染臙脂又不獨西域也



古今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  
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  
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  
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  
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  
今婦人以杉木灰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  
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  
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  
子建七啓元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  
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額上  
塗黃亦漢宮粧梁簡文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

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 姐已

姐已古書有作黥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黥字統黑而有豔曰黥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姐已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元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腴而慧豔銀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尙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黥已元妻當不誣也

###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

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  
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  
洲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元中記又云南中有炎  
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  
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  
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  
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  
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  
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  
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元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元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元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駮出豕之敗駕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毋及古樂府一毋將



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宥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羣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宥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宥遲晨雞不宥鳴來故不宥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宥明干戈不宥休王室不宥微而惟江平不宥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宥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  
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己亥今象  
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惟鼻  
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其說  
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  
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干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閒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  
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  
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  
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

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羈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如覆奩于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減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于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閒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

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著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離接離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



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鞮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官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柑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柑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丸子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

天下饒橄欖絕無餘柑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  
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  
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  
十九日而後三魂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七七之  
說蓋本此

疑耀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疑耀卷四

嶺南遺書

博羅 張 萱 孟奇撰

圖書生尅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卽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

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卽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太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

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  
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  
其後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  
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  
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  
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却  
惜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  
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  
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  
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  
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

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東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卽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卽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而其字草書蓋真跡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



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略同及南海謫還  
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  
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  
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  
公

###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  
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元奘譯經帝勅  
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  
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  
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

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

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一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瀆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

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  
卽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  
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  
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賓客李  
至言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懲無禮魯  
哀公以儒爲戲尙不可况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  
止之此戲遂絕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墊之至數十年遠



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郗詵誅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畱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

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鬨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辨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尙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傳會於內事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

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鐘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五音之全易辨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辨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或皆自其



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  
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似亦得之然  
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  
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  
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  
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  
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  
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  
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  
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  
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

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  
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卽其上文亦  
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  
其概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  
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  
余聞之賓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  
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  
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夫商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得  
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尙  
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

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鐘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鐘爲宮而其起調亦黃鐘之羽非黃鐘之宮也夫黃鐘爲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卽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

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  
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  
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  
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漢孝文時得魏文侯  
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  
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  
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  
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尙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  
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  
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  
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



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  
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  
人尙覺矛盾况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  
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  
卽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鐘安知非古大呂  
後世應鐘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  
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  
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  
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  
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  
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

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尙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尙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

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鑾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况有能尋其聲  
數正其譌誤益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鐘  
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  
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  
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樂鄭氏之謬蓋泥  
于圓鐘爲宮以下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文不同因概疑祭祀歌奏皆不用商而後儒附會其  
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蓋此爲圓丘方澤及禘禘三  
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三大

祀爲重故迎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  
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爲角徵  
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旣與六樂不同作者  
明取別義如圓鐘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  
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鐘輿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  
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鐘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  
迓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  
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  
鄭註以祭尙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  
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  
一如黃鐘一宮次太簇爲徵卽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卽



太簇爲宮大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鐘一宮再  
奏黃鐘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  
林鐘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  
可解卽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  
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  
損之爲徵次清益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  
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  
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以精數  
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鐘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  
氣次黃鐘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  
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含宮

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宏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鐘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位成章黃鐘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鐘黃鐘律之始應鐘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圓鐘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鐘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鐘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

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  
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  
其饗圜丘以黃鐘祀方澤以林鐘祭宗廟以太簇既與  
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鐘祀天  
函鐘祭地黃鐘禘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爲降神  
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  
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  
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  
旋宮也者卽潛宮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  
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鐘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  
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

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鐘宮至夾鐘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闕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鐘以應鐘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



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  
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卽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  
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  
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  
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含商以宮徵  
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  
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  
有聲無字至強造字以傳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  
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  
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喙况  
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

欲別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辨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鳩鳩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鳩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鳩之

譌耳

鬻割雕字

爾雅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鬻一本作鬻犀謂之割一本作雛玉謂之雕一本作鷗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熅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卽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



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半也

藹苓字相通

藹卽苓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聲相近借字也苓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苓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苓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介雞

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辨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動也今人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辨耳

薦字辨

詩邛有旨藹旨藹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  
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  
名亦有藹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  
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藹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  
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  
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  
似是屬草蓋旨與旨蓄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  
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  
旨藹之藹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  
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辨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恥做得尙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  
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  
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恥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  
笑曰公乃無廉恥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恥士人曰若有  
廉恥如何做得到尙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  
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  
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恥乃做得尙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  
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尙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  
可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



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馱  
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  
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  
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  
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  
尙序於幽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  
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宏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卽抽簪高邁  
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  
矣始作尙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又名夜叉弟羅名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

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斐謂雖係以墮牆填壑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吳郡卷四  
罪過余居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  
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  
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壑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  
宮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  
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餓也今之  
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  
云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



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  
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勅使詣  
元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畱  
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  
當往還便親覩願來卽去其體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  
書皆僞襲也

###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  
漁陽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褰  
裳乃知仙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眈眈青紫猥談元學  
眞癡人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  
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  
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  
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  
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此誠不易之  
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

謂之見弒豈別有所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旣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  
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  
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  
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  
之極也此亦有理

禹娶四日卽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卽出而治水八年於外  
是新婚四日卽有啟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

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辨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爲蚊蚋所嘍抵曉

露筋而死余嘗疑之蚊蚋雖猛豈能噉人至死此女卽貞  
潔亦豈能忍受此蚊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  
江淮間露筋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蚊所噉江德藻北道  
記邵伯聞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蚊所食至曉  
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後人傅會以惑人也第淮  
揚之間俗涉溱洧後人傅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  
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  
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  
中亦自有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尙未沉江宋玉見其放  
斥愁懣恐其魂魄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  
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答陶宏景論  
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卽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  
晉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  
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文休曰二王書自可  
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宏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  
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

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僞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

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戊己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與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與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

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  
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  
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與耶  
一笑一笑



疑耀卷五

嶺南遺書

博羅 張 萱 孟奇撰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熟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卽此寄生酒否

蝱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蝱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蝱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蝱蝱啖之

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  
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螯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  
螯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  
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笑  
何異癡人前說夢乎

阮宣子斂錢爲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  
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  
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尙未著耶然其家思

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  
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  
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爲  
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溫太真同受顧命便差一  
著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卽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  
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  
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  
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 帝王諡號

上古帝王皆無諡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諡法  
諡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諡法止

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諡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諡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惟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尙猶近古太祖之諡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巴延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諡十四字夫攷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  
翦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  
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  
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卽以公有此書不祠鄉  
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荆公  
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  
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  
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

水隔耳既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卽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夙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爲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卽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樸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旣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尙不逮陳思王况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

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故作者罕尙焉

###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泥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爲其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金兵下廣陵有晏氏者元獻



公殊四世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  
俘囚中金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  
免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  
節矣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  
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  
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  
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  
託沈充譖之於敦敦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  
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冤宜加贈諡卞壺議以札開

門延寇不宜追贈郟鑿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壺鑿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卽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顛見誅而後見其罪卽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鑿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旣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

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  
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  
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  
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  
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閭者以杖擊  
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  
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  
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  
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

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  
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  
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  
臂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稊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  
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  
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  
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  
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  
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  
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  
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改



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卽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

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  
卽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  
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  
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  
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卽今所傳  
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  
於申上之石頭立治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卽移  
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  
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

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卽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刺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

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蹺蹺者易持而常者難免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乂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旣崩其志未遂嗣子



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末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  
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  
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  
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  
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  
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  
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  
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厯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

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卽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

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卽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

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  
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顏狀老翁  
爲偶題排律餘波綺麗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  
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  
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廷杖  
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尙書浹格  
營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  
實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  
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兖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鑿曰方伯胡毋  
輔之曰達伯卞壺曰戕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  
之矣至劉綏曰委伯羊曼曰黯伯不得其解時兖州又有  
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之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狼戾曰瑣伯  
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  
太肥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脣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于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  
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  
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

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淳化元年庚寅乃詔罷中元下元張  
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 蘇東坡寓惠

余嘗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  
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  
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  
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  
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  
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  
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卽  
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踣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答張徹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澗拳跼梯飈飈伶俚侮悔狂已咋舌乖誠仍鐫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况孟釐子卒在魯昭公



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韶卽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蔦敖又爲蔦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栢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

兩謂之寒食據歷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  
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  
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勅宮中許然  
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  
後人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  
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  
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  
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  
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  
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  
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

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  
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  
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  
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  
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  
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  
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  
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  
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  
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  
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

吳地志五  
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  
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  
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  
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  
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  
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  
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  
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  
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



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飴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飴不卽此物陶隱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飴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卽此法也第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

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  
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  
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  
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  
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  
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避暑  
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  
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  
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

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卽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

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尙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駛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

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  
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卽張子野詞垂  
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卽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  
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脩之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之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  
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

元中進士厯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勅三十卷行于世弟  
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  
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  
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樞衣受業著錄千人夫以講堂爲  
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  
者用冠者五六人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

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真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  
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  
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  
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  
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  
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  
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  
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



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  
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能食人郭璞注  
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李亞仙此乃元  
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  
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  
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  
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

調和如糊以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卽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

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顙截鼻刖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一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卽有宮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其

墨幪其髓處而畫之犯宮者履屣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屣當劓艾蹕當宮是以尙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



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  
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  
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  
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  
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爲燕附  
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  
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  
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  
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

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尙書資財旣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卽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畧相同

###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

系不及朝政也

###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 蓴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宏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皇五帝何怪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諡也人主生稱皇



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諡也  
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諡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  
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  
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  
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  
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  
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  
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  
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藥石而肥者爲疾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  
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襍錄  
亦爲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監搜  
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  
位在藥樹之下至太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  
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誤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  
後有歸自敵中云敵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  
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

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歷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姻媯

今世譚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媯曰姻媯胡故切媯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

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躬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  
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  
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  
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媾爲媾嫪也其起于毐耶  
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  
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  
耶

###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



終身服役弗爲厭若窶子貧氓卽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畱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笋爲貴徵其族人妒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於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

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  
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  
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  
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  
可也若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  
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  
者豈地有不同耶

疑耀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